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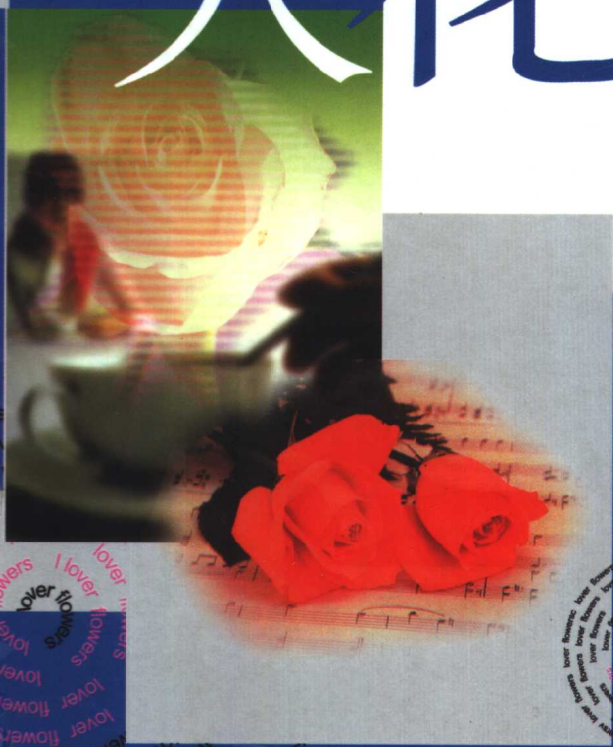
名刊名家丛书
韩 作 荣

《人民文学》· 新诗歌
主 编

情 人 花 朵

QING REN HUA DUO

伊 鲁
沙 西
老 叶
刀 舟
等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QINGRENHUADUO

情人花朵



韩作荣主编

伊沙 老刀 鲁西 西叶舟 等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人花朵:《人民文学》新诗歌/韩作荣主编.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8

(名刊名家丛书)

ISBN 7-5075-1213-4

I. 情… II. 韩…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70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cb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cbbs.com

电话(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27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8000 册

定价:17.00 元

序 言

韩作荣

当人们将文学理论称为“诗学”的时候，那是说诗是文学的本质和灵魂。或许基于此，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创刊之始，便尤为注重发表当代的优秀诗作，并不吝篇幅，先后刊载了《嘎达梅林》、《阿诗玛》等多部长诗，以及诸多诗人和精美诗章，一以贯之地保持了文学的高度和纯度。可以说，关注文学中的文学是这本期刊的传统，尽管诗的篇幅并不多，但以少胜多，其分量和影响，曾被认为可以和刊物的小说并驾齐驱。

五十年代，《人民文学》曾推出了闻捷、公刘、邵燕祥、梁上泉、李瑛、白桦等一批蜚声诗坛的青年诗人；新时期以来，一些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多在刊物发表，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或在此成名，或在此刊出其代表作，那些具有震撼力的有深度抑或艺术上的精微之作，不断地为刊物增辉。这些诗人，也多成为各种不同艺术观念、不同写作方式的领衔者，并由此构成了诗的美丽、神奇和丰富。

一般说来，诗是青年人的事情大抵没有错。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和特有的表达方式，而青年人对时代有天然的敏感，又是创造力特别旺盛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极富生气、具有勃勃生机，所谓“雏凤清于老凤声”，也是自然的事情。而我们也该看到，真正的诗人是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为数并不会多。把诗写得漂亮已殊为不易，写得既漂亮而又有分量则更难。

收入本集的 60 余位青年诗人的作品，是近年刊物的拔萃之作，曾以“青春诗旅”、“新诗人”为名的栏目中刊载，其不同诗质的各不相同的作品都曾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我相信，这些诗作基本代表了当代新诗不同向度的探求，体现了人与世界、人与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了鲜活可感、刷新陈旧的眼睛的创造力。

由于年龄的原因，一些声名卓著、进入中年写作的诗人的作品没有收入本集，这里带给读者的，是更年轻的声音。因为新的写作潮流的出现，常常发生在那些陌生的名字当中，诚然，这些青年诗人当中，有的早已名声鹤起，十分引人注目了。

2001 年 6 月 20 日

目 录

情	人	花	朵
C	O	N	T
韩作荣			序
人邻		白纸上的风景 (1)	
于坚		于坚的诗 (3)	
韦锦		诗二首 (11)	
马永波		失散的笔记 (16)	
马新朝		大黄河 (21)	
王春平		有时候只是一种片段 (25)	
王黎明		照耀 (28)	
文乾义		冥想的钟声 (33)	
巴音博罗		敬畏 (37)	
叶舟		大敦煌·抒情歌谣集 (41)	
叶荷		玫瑰与火 (46)	
田原		诗五首 (50)	
冯晏		出发的地方 (54)	
古马		有所思 (59)	
邓万鹏		诗三首 (62)	
安琪		白光 (67)	
竹马		我和我的工厂 (72)	
伊路		诗四首 (81)	
西渡		最后一首颂歌 (85)	
伊沙		血液净化中心 (90)	
老刀		秋风升起的叶子 (94)	
刘亚丽		重新写下的新诗 (97)	
张枣		空白练习曲 (102)	
张执浩		张执浩的诗 (109)	
张海峰		闭合的蚌 (113)	
余怒		白纸是白的 (118)	
沈苇		人间的诗稿 (123)	
沈天鸿		诗四首 (128)	
汪怡冰		季节与情绪 (133)	
辛茹		水变的女子 (137)	
李森		在这首诗中, 乌云像什么 (140)	
李英杰		幸福村手札 (148)	



目

录

情 人 花 朵

C O N T E N T S

李德武	未被涂抹的画纸 (151)
宋德丽	语言和空间 (155)
阿信	渴意 (158)
杨键	古桥头 (161)
杨小滨	景色与情节 (165)
杨吉哲	金钱时代 (170)
杨晓民	秋天的马拉松 (176)
空林子	爱的咏叹调 (183)
陈家桥	直线上的花朵 (185)
起伦	静夜思 (189)
南野	南野的诗 (193)
柳 沅	柳 沅 的 诗 (198)
虹影	未完成的叙事诗 (205)
侯马	九三年 (210)
俞昌雄	倾听 (216)
赵丽华	吸引 (220)
莓子	情人花朵 (223)
娜夜	缓解 (226)
哥布	抒情诗四首 (231)
高凯	陇东民歌 (235)
席君秋	气息的流韵 (239)
海莲	起风的时候 (243)
殷常青	最高的景象 (248)
唐兴玲	聆听箫声的女子 (253)
盛兴	在那些光阴里 (258)
鲁西西	行为生活 (264)
程宝林	短诗二首 (269)
韩高琦	罂粟的涵义 (272)
蓝 蓝	自言自语 (277)
潘虹莉	启动的明天 (282)
臧 棣	赞美及其他 (287)
魏胜吉	生命的辉煌 (293)



白纸上的风景

人 部

黄 羊 跳 起

跳起——一只黄羊
又一只
好多好多只
高高低低跳起
一直到远处……更远处

只个别跳得很高的
给最后的残阳——一照
如同致命的弹击

黄羊跳起
很厚很厚的草原
衰老不堪
暮色里沉落下去
但这些轻盈的黄羊
没有倦意

传 说

传说每个女人

情人花朵
~~~~~

都有一朵花  
不知名的某处  
阴坡或阳坡  
开了 落了

间或的树  
石头与流水隔着  
高高矮矮  
就是她们一生的男人

# 于 坚 的 诗

于 坚

## 事件：棕榈之死

十年前我初次见它 在南方  
红色高原上的外省 旧昆明的下午  
平静的时间 鸽子和庸人的年代  
远离革命 远离开阶级之间的斗争  
阳光经过复杂的折射 构造出一个光学系统  
在水泥板块和玻璃钢的岩层之间穿过  
穿过四点钟的阴影  
像伦勃兰创造的侧光 把形形色色都抛进黑暗  
大约一分钟 整个街区 只有它处于光辉之中

气象非凡 我不由自主地暂停 万念俱灰 只把它凝视  
木料和电线杆中惟一的一棵树 明白无误  
一刹那我灵魂出窍 一个词在我的感官中复活  
哦 这是一株棕榈

它早就是一棵棕榈  
在光明的照耀中它是一棵棕榈  
在黑暗的遮蔽中它也是一棵棕榈  
开始就在那里 本来就在那里

情人花朵  
~~~~~

开始就是一棵高高的棕榈

后来的看不见开始的

词汇贫乏的街区 说来说去就是那几串熟语

我天天路过这根木桩 二十年来

没有看见棕榈

没有谈到 zōng lǚ 这个音节

黑非洲的大腿 尼罗河的遮阳

作为一所旧房屋的前景 陪衬

同时 也作为一床红色被单的托体

亭亭玉立 不是女人 而是像这个词那样迷人

那一天在九号楼下 我的视觉充满欲望

缺乏美女的公寓 最有魅力的是外面的植物

提到它 就会牵引出一大群生词

沿着它的胴体向上 我看见叶子

头一回 在同一地点 我看到绿色树叶

而不是建筑物的亮度

像是另一类的手 奇形怪状

不是为了抓住更多的空间

只为了把握住它本来的支点

也许形容它为绿头发 会更容易想象

但我想象不出一张棕榈的脸

这个重要的部位在远处趋于虚无

你可以把它冥想为任何一类“可爱的”

腐朽的美学 不会遭至抗议或查封

某些永恒的属性 触动了
坚硬 挺直 圆满 充盈弹性的汁液
在人类的经验中 这些词与繁殖力相关
但你不能当众说出来 这个形容词只可意会
在肉体充血的夏天
你渴望这一切植入你的生命
你是树 同时又是坠入爱情的疯人
“啊，让我随心所欲！”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
有人在人行道上抱着这棵棕榈 对我叫喊

我的说法充满现成的修辞
它们出自文学季刊 意蕴丰富 音节婉转
正适合于赞美一棵棕榈
但是瞧啊 那是些什么词语包围着这棵树
在这些长句中间插进一株棕榈
犹如在男子监狱 谈论妓女

据说它的历史与殖民有关 一株帝国的棕榈
以前属于领事先生 现在属于祖国
在一棵树中一棵树没有开始 一棵树只不过是现象
它看不见的含义 使人闷闷不乐地记起
世界上 还有另一类生活 得意洋洋地种植在棕榈树下
你要么愤世嫉俗 在殖民地的余孽旁居住
要么对它视而不见 作为为分到住房而狂喜的单身汉
在无人敲门的星期天 冲着它洗脸漱口

它的躯干在天生的线条中旋转 犹如被索子残暴地勒过

情人花朵
~~~~~

一直旋转到群鸟的脚趾下 但没有鸟  
铁丝和电线 是惟一被它纠缠不清的东西  
有理由说它是受难的树 因为神的一切经典  
都是在世界的南方完成 一棵棕榈树  
一匹骆驼 美酒面包 几个使徒 先知盘腿坐在荫处  
神迹 只留下发黄的书和插图  
这附近没有教会 不养骆驼 不产美酒  
欣欣向荣的商业区 城市的黄金地段  
这儿确实有利于一个人 出人头地  
但不适合一棵树 追求上进  
受难的植物 夹杂在单位的空隙里 事关祖国绿化  
不涉及分配 升迁 不属于任何私人  
没有人为它浇水

它一如既往 令人放心地活着  
不必去校正或者歪曲 它自会像一棵树那样  
蓬勃向上 高尚正直 与精神的向度一致

它的根部已被水泥包围 只留下一个洞  
供它的根钻下去 在世界之外 在黑暗中  
秘密地与它的源头 保持沟通  
犹如一部落伍的手摇电话机  
孤独地穿过水管和煤气管 坚持着陈旧的线路  
世界的号码早已升位 它的密码只有上帝保存  
上帝是它的接线员 也是它的终端

它的本色早已模糊 犹如一个音节

许久不进入交际场合 不适于在标语里出现  
口语中也很少应用  
灰白色 也许是棕色或褐色 不得而知  
难以辨认的植物 它像街道上所有暴露在外的部分  
一日日被那些脏手 将它涂抹成日用的木料  
为公家悬挂标志 被私人晾晒衣物 让疾病张贴广告  
它因此得以避免致命的伤害  
抱残守缺 但仍旧区别于木料  
在麻木不仁的下部 它混迹于公共场合  
但在上面 高出于人群的部分  
它坚守着原样  
一望而知 这是一棵活着的棕榈 但要仰视

有一个夜晚它的躯干是白色的  
犹如从天空中下垂的光束  
没有木质 我见过的幽灵 它来到我的梦中  
在镜子深处 我看见它已经弯曲

它种植在一个要求上进的街区 革命已成为居民的传统  
天天向上 破旧立新 跟着时代前进  
这是后生的愿望 长辈的共识  
当每一个住址都在刷新门庭 装修内部  
它像一个保守党的遗老 改朝换代  
一直当着棕榈  
固执着过时的木纹 与环境格格不入

它是惟一的绿头发 最后的绿头发

情人花朵  
兴兴兴兴兴兴

在这个街区 只有它叫做棕榈  
它是它自己的祖父和父亲 又是它的儿子和孙子  
有些东西与人不同 永远无法改变  
开始就是终结 要么毁灭它 要么迁就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让这个无神论的街区  
丧失理智 突然间神魂颠倒  
把一棵一成不变的棕榈树 奉若神灵

那一天新的购物中心破土动工 领导剪彩 群众围观  
在众目睽睽之下 工人砍倒了这棵棕榈  
当时我正在午餐 吃完了米饭 喝着菠菜汤  
睡意昏昏中 我偶然瞥见 它已被挖出来 地面上一个大坑  
它的根部翘向天空 叶子四散 已看不出它和木料的区别  
随后又锯成三段 以便进一步劈成烧柴  
推土机开上去 托起一堆杂石  
填掉了旧世纪最后的遗址  
这不是凶杀 也不是暴行 不会招致公愤 也不会爆发欢呼  
犹如墙壁已经粉刷完毕 把一根生锈的钉子拔除  
或迟或早 不需要什么犹豫 斟酌 这种事与鬼神无涉  
图纸中列举了钢材 油漆 石料 铝合金  
房间大小 窗子的结构 楼层的高度 下水道的位罝  
弃置废土的地点 处理旧木料的办法  
没有提及棕榈

## 事件：写作

生命中最黑暗的事件“写”永远不会抵达 所谓写作 就是

### 逃跑的马拉松

在语言的地牢里 挖一条永不会进入地表的通道 因为它的  
方向是朝向所谓 深处的  
而它的目的地却在表面 在舌头那里一动就是说出的地点  
从最明亮的地方开始 一页白纸 一只钢笔和一只手对笔的  
把握 这就是写作  
古老而不朽的活计 执笔就意味着受苦 受难 受罪 逝者  
如斯 总有人前赴后继  
条条大道通罗马 写作却通向一块石头推上去又滚下来 这  
手艺使西绪弗斯英名千古  
你干同样的活 上帝却不提供同样的礼遇 你只有自作自受  
写作 这是一个时代最辉煌的事件 词的死亡与复活 坦途  
或陷阱  
伟大的细节 在于一个词从遮蔽中出来原形毕露 抵达了命  
中注定的方格  
写作是被迫的活动 逃跑即是抵达  
纳粹式的统治 强迫你像一只蜜蜂那样讲话 强迫你长刺  
采粉 构巢  
并且于三月五日酿蜜 在法定的次序中使用隐喻 安排主语  
和状语  
强迫你拿起笔就想到写作 并顾虑到有人即将阅读 肥胖的  
沼泽 没有器官的强奸  
这个暴君并不是第三帝国 它不是石头墙壁 不是铁丝网  
不是毒气室  
它在你写满字迹的地方 在你稿纸的空白之处 它在你的逃  
亡和困守之中在你的妥协 投降 懒惰 苟活 心平气  
和或歇斯底里之中



情人花朵  
~~~~~

它光辉熠熠 黑暗无边 无休无止 无遮无挡
写作者 永远被排除在写作之外 他无法与他笔下的那些交
手 词并非棋盘上的木头
手挪动一下 战局就会改观 握笔的手却无法造物 你写下的
并非你触及的
它强迫你为一束花命名时也暗示一个女人 当你说秃鹰 人
家却以为你赞美权力
被谋杀却无法指认凶手 在绝望的秋天发出的长信 被收件
人误读为社论
说什么我来了 我看见 我说出 不被石头压住就算是幸运了
伏案一生 我一直在我的手迹之外 在我的钢笔和墨水之外
在我的舌头之外
我的一切词组 造句 章法 象征 暗喻 雄辩 我的得意
之笔
无不是垃圾 陷阱 猎枪 圈套 海绵或油脂
在我们一整代人喧嚣的印刷品中 写作是惟一的哑巴
哦，神啊，让我写作，让我的舌头获救！